

最熟悉又陌生的異鄉人—— 外籍看護工及產業移工之社會網絡分析

李欣儒 陳宛遙 劉桂廷 劉雅甄

彭珮瑜 王凌婕 梁佩雯 呂委恩

摘要

研究者觀察到在臺北大學內，經常能發現看護移工推著輪椅，帶著照顧的老人在校園裡散步，但移工不只是獨自在工作，而是會在當地結識相同國籍的移工，進而聚集在一起閒聊，抑或是一同推著老人返回家中。這使我們注意到移工在工作的地區內，似乎會形成特定的社會網絡，更進一步好奇這樣的社會網絡是如何形成的？網絡中包含的人員有誰？彼此的關係如何？對於移工而言又有何影響？

壹、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台灣外籍移工的引入能追溯回 1989 年，在經濟迅速發展的背景下，為了因應底層勞工的缺乏，政府通過《十四項重要工程人力需求因應措施方案》，引入三千名移工。三年後，隨著勞委會施行《就業服務法》，明文規定了外國移工在台的聘僱及管理準則，台灣便敞開了面向移工的大門，主要來自東南亞的移工紛紛前來尋求新的機遇。到了 2022 年，台灣的外籍移工數量已突破了七十二萬，成了人口數中不可忽視的存在。

雖然台灣開放引入的國家有越南、菲律賓、印尼、泰國、馬來西亞和蒙古，但大多數的移工都來自前四國，移工國籍的重複性高，也更容易遇見來自相同國家的移工。許多移工通常會選擇在台灣工作數年，隨著時間推移，他們逐漸與當地社會建立連結，而社會普遍認為移工與雇主、仲介處於對立關係，然而，雇主與仲介卻同時也是移工在台灣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這樣的矛盾讓我們想重新檢視他們與雇主、仲介之間的關係。此外，移工們在台灣形成全新的社會網絡，不再侷限於自我的家鄉網絡，在台與家鄉雙向的社會網絡是如何影響著移工？換言之，移工現今的工作與生活是否導致了他們對兩方網絡的重心偏移？

在台的移工大多能被簡易分類為產業移工或是社福移工，兩者從事的工作不同，環境的差異也讓他們在人際關係上，擁有著不同的接觸渠道，社會網絡的形成與樣態也因此有所差異。為了要更全面的對移工進行分析，我們選擇聚焦於這兩者，分析兩方如何建構在台的社會網絡，再將兩者交互比對，這也是過往文獻中所欠缺者。再者，考慮到仲介在移工與僱傭國間的重要性，仲介的角度也被納入討論，包含前期招工過程及在台生活的協助。如此，便能從不同的面向去探討移工的社會網絡。

是以，本文的研究問題將從移工在工作的地區內，似乎會形成特定的社會網絡為出發點，進一步討論這樣的社會網絡是如何形成的？網絡中包含的人員有誰？彼此的關係如何？對於移工而言又有何影響？

貳、文獻回顧

一、移工至台後的生活狀況

外籍移工在台方面的現況，以菲律賓籍移工為例，菲籍移工來台後會面臨家庭與工作的兩難困境，而這可歸因於菲律賓之文化脈絡關係，女性常須同時肩負教養與承擔經濟的責任，也因此菲律賓女性常帶著「母親」的身分至他國從事勞動，這也使他們必須跨國遠距繼續發揮母職功能。許多菲律賓女性移工與伴侶的關係不佳，他們至台工作前須規劃好子女的照顧與教養，通常託付給家族的其他女性，或是聘請家庭幫傭或家庭教師。且在菲律賓文化的女性角色設定下，女兒（長女）則於家庭照顧網絡扮演重要角色，當母親至他國工作時，常須擔任監督手足的角色。另外，在台工作的菲籍移工，若在其母國育有兒女，則會有遠距母職身分應對方面的情況：菲籍移工常會透過規範的詳細設定，明確規範遠距的子女什麼時間做什麼事情，除了能讓子女依照己意規劃未來藍圖，並維持親子間的互動外，更可釐清母親與在家鄉照顧者的責任界線（翁康蓉、陳雅琪 2013）。

在菲律賓移工至台的落差調適上，會至台灣工作的菲律賓移工並非長期失業或最貧窮的，反而是有一定資本（有辦法放手一搏出國）並較有行動力的一群人，而動機出於希望改善菲律賓家庭的經濟狀況。許多移工教育程度不低，也有從事白領階級工作，然而來台後卻從事較為底層的工作，這使他們造成巨大的落差感（翁康蓉、陳雅琪 2013）。

菲律賓移工主要從事的兩種工作分別為廠工與家務工。菲籍廠工多半於科技業工作，應徵考試中須具備英文能力與大專學歷；家務工則較無學歷限制，但需要付出情緒勞動。但無論何者對於部分菲籍移工而言都是相當「無聊」的工作。同為菲籍移工，不同產業的他們都認為各自來台後從事的工作較為優越，廠工認為自身需要具有較高學歷與專業；家務工則認為其工作收入不必受到景氣波動影響，而較廠工穩定，且除了需要語言能力外，還需體貼聰明（翁康蓉、陳雅琪，2013）。

然而，外籍移工在台現況也有負面之情形，如顧玉玲(2010)的研究即指出，臺灣家務移工常處於不自由狀態，受雇主控制，無法自由轉換雇主，且居留身分受限。政策的配額管理限制了他們的選擇權，並且有生活狀況不平等之情形，例如移工在臺灣照顧領域面臨不平等的待遇，包括低工資和惡劣的工作環境。最後移工會採取自主和反抗的手段，透過自主性的家務工作、集體行動和嘗試逃跑等方式來應對不自由環境。其原因是移工與雇主和市場存在權力不對等，使其處於不自由狀態。而不自由的環境會對移工的生活和健康造成影響。因此民間多有呼籲政策制定者和社會改革者，採取措施改善臺灣家務移工的不自由環境，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創造更公平和人道的社會環境。

二、社會網絡與外籍移工

社會網絡為人與人之間以直接或間接方式接觸而形成的特定關係。人們可從這層特定關係中獲得精神或物質上的支持。而社會網絡又可以分層五種面相探討，分別是網絡大小、網絡異質性、網絡密度、網絡連接性、網絡重疊性(林昭儀 2012)：

1. 網絡大小：個人人際關係大小
2. 網絡異質性：個人未重複的社交圈
3. 網絡密度：個人在網絡中與成員聯繫強度
4. 網絡連接性：網絡的連結建立時間、連結深度、信任親密度、互動頻率
5. 網絡重疊性：不同類型之網絡重疊性(蔡勇美等 1998)

這其中，網絡密度的大小，也發揮了不同的作用(王光旭 2015)：在個人與網絡中與成員聯繫強度較強的形式，被稱為強連帶(**strong tie**)，有形塑組織中內部認同的功能，能夠產生相應的信任感；與之相對的則被稱為弱連結(**weak tie**)，弱連結的優勢則在於此種社會網絡型態能夠帶來更多與個人生活圈較不同之訊息，豐富其資訊量，實例則如其可能更容易找到工作等(Granovetter 1973; 1995)。

Charles Tilly (2005) 先提出「信任網絡」概念是由社會網絡所建構的，而非是社群。然而，Phillip Gochenour (2006)將此概念延伸，指出由「nodal subjects」

組成的「distributed communities」更近似網絡的型態，說明社會網絡是將個體以點和點之間相連起來，不斷延伸、交疊且相互影響的社會過程。

（一）社會網絡對移工的重要性

在韓國，有研究者針對在韓的外籍移工進行問卷調查，研究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s）、韓國社會適應（adaptation to Korean society）及希望（hope）之間的關係，最終得出的結論顯示彼此之間幾乎相互呈現正相關，但自我效能和社會網絡卻對社會適應無顯著關係，顯示出外籍移工似乎難以適應社會（Choi et al. 2015）。

移工的社會網絡除因工作而產生外，休假時在外拓展的社交圈也會創造許多繁雜的網絡，且這些社會網絡對移工而言是相當重要的。有文獻指出，外籍勞工會在台複製一個原生社會的網絡，並較少建立多族群的社會網絡，以同國的朋友最多。再者，其社會網絡多來自工作或家庭，因為最先接觸的基本上為雇主或被照護者，所以工作場所對於外籍勞工是具有較大的社會支持，並且所尋求幫助的問題通常為生活上的所需。但如果是身心健康等私人問題，大多數移工尋找同鄉的朋友或認識的鄰居等求助，較少尋找雇主幫忙（林昭儀 2012）。

另外也有文獻發現，移工的休假時間雖然短暫，卻在建立社會人際網路和擴大職業機會方面起到關鍵作用，且移工的社會生活和工作場域之間存在密切的互動和支持性。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流動的，並且互相影響。移工的社會生活表現出多樣性的主體性，包括個體性、社群性和連結性，他們利用中文資本和社區網路來擴展社會空間（鄭百騰 2019）。外籍勞工在台工作期間，通常將臺灣朋友視為主要的社會支持來源，包括在就醫時的照顧者、陪伴者和經濟支援者。這與其他研究不同，有些研究指出外籍勞工的社會支持主要來自雇主或外籍朋友（陳敏郎、邱政元 2009）。

在移工的求助行為上，社會網絡也扮演著關鍵因素。由於地域性因素，監護工們很快就能建立同（異）國姊妹的人際網絡，不管行動是否受限於雇主，支持

網絡提供許多在台生活與情感上的幫助。部分雇主或是社區中的媽媽，比公部門或仲介業者等更能提供監護工們可近性、可及性高的協助與資源，扮演了網絡中的重要角色。除了能聯結不同範圍或性質的網絡外，對網絡的功能、強度、密度也有決定性影響。當核心人物被抽離時，整個網絡便更容易因外來環境變化而分散或瓦解，即使重組，在新的核心人物出現前，也無法維持原有型態和角色功能，網絡流動方向及健康求助網絡機制，也呈現不同面貌（顏閩嘉 2009）。

（二）移工的休閒娛樂

外籍移工在休閒活動中以社交型需求及玩樂型需求最高，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待在宿舍或工廠時間較長，對於休閒時間的把控就比較需要拓展交友圈或以玩樂為主。加上因為身處外地，外籍勞工就會花更多時間在網路上尋求樂趣，上網也較能即時給予休閒娛樂。外籍勞工的休閒需求也會受到國籍、來台年數、薪資等影響。而根據文獻，之所以會原則聚會或旅遊項目居多，是因為想脫離工作環境，或探索台灣社會（張清祥，2018）。

金錢上，為了存更多錢寄回家鄉，越南籍移工的休閒時間相對較短，且休閒花費上較為節省，多是在限制的家庭經濟條件之下，前往大賣場及家鄉小吃店尋找購買一些能夠滿足自己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商品（黃彩秣 2020）。

在休閒活動方面，越南籍移工最常參與的是上網娛樂、聆聽音樂和逛街購物。這些活動可能與他們的經濟狀況和文化背景有關。反之，他們在參與宗教團體活動、台灣文化活動和健身等活動上就較少，而是最常去大賣場和家鄉小吃店購買生活用品（黃彩秣 2020）。而影響移工休閒因素通常會受到「工作環境」、「宗教信仰」等相當程度的影響，然而性別、對休閒環境的熟悉程度以及休閒花費的高低等，也是眾多的影響因素之一（蔡富任、張少熙 2019）。根據 Crawford 與 Godbey(1987)對休閒阻礙的定義，共分為三種類型。一為個人內在阻礙：指個體因內在的心理狀態或態度，而影響其休閒喜好或參與；二為人際間阻礙：為人與人之間互相影響的結果；其三是結構性阻礙：指影響個體休閒喜好或參與的外在因素。臺灣新移民的休閒阻礙主要為結構性阻礙——時間與金錢因素，而針對桃

園菲律賓籍與泰國籍勞工休閒阻礙部分，其影響的因素主要為時間、金錢、人際關係及環境熟悉度。年資較高的藍領看護工，可能會因為工時較長及追求工作收入等因素，而有較高的休閒阻礙情況，而外籍看護工的外出範圍和時間亦會受到雇主的限制。大部分來臺工作的外籍家庭看護工，可能受到「時間」和「賺錢導向」的目的而有所限制，所以對休閒活動參與就較不重視。再加上雇主限制休假，而使得外籍家庭看護工的休閒參與，更加困難（蔡富任、張少熙 2019）。

（三）網路對移工網絡的影響

現代科技的迅速發展，讓網際網路成了將人連結起來的樞紐，透過窄小的螢幕不只能夠聯絡到世界的另一頭，更能幫助居住在相同地區卻互不相識的人，搭建出接觸的管道。尤其行動裝置或手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在建立並維持社群意識以及與他人的聯繫方面發揮作用（Thompson 2009）。而對於身處異國的外籍移工來說，手機更包含了現代性（modernity）、階級、國籍和外國性（foreignness）的概念（Thompson 2009）。手機的發明一定程度上地改變了人們交流的模式，讓遠距離的關係得以依靠即時的通訊來維持，因此對於移工們來說，手機除了能與母國的親友保持聯繫，隨時更新家中近況和獲得情感支持外，更加速了他們在工作國家建立起網絡的速度，透過手機促成外籍移工的社區組成（Thompson 2009）。

除了上述所言，手機的跨國網絡也不只關於移工與祖國之間的單一聯繫，移工一生中經常在多個國家工作並有聯繫（Thompson 2009）。也就是有些移工仍會和在其他國家認識的雇主或朋友們連絡，或是能夠透過網路認識到其他國家的移工們。另外，手機也提供了具有共同身分的人交流的媒介，藉由網路進行彼此間的互動時，能夠激發出社區意識，並強化社會網絡的建成（Thompson 2009）。然而，網路的使用也並非毫無限制。對外籍移工來說，手機的使用有時會是種龐大的支出，包含電話費、網路費的繳交，移工們必須依靠自身的節制力來控制成本（Thompson 2009）。有些移工受到契約或工作內容的限制，也無法時常使用手機

或其他通訊方式。

臉書的發展對於移工形成社會網絡也有相當地影響，比起一般傳統電話通訊，透過臉書，能夠更低成本的與家人朋友聯繫，除此之外，臉書社群上能夠認識位於不同地區、同樣來自越南的移工，並藉此成為互相的慰藉，進而成為朋友亦或者是戀人的關係。再者臉書同樣為資料搜尋的管道，有大大小小的問題皆可在社群平台上發問，包含像是看不懂中文、不知道電器該如何操作，更甚至是尋找工作機會、情緒抒發、如何躲避警察追緝等五花八門的問題都可以在上面獲得解答。臉書顯而易見的優點是能夠讓移工們在身處異鄉時能夠有生活及心靈上的支柱，而透過社群媒體，也更能加強移工對原文化認同，並有助於移工本身的心理適應，但也正因為如此，臉書也導致移工過於注重本身文化，無法促進移工促進對主流文化的認識、互動與溝通，因而未達到社會適應效果（阮氏海燕 2017）。

手機開拓出了通訊交流的另一種選擇，幫助移工建立和維持跨國關係。不只能透過增加溝通機會來改善就業情況，更提供了來自情感方面的支持，而建立相同身分的社區也協助群體身份的認知成像（Thompson 2009）。在本文中也將受納關於科技物的探討，研究生活在三鶯地區的移工們，如何透過手機來建立與母國和當地的聯繫。

（四）仲介對移工網絡的影響

從仲介體系來看，招工及媒合中間的分潤對移工來說是一筆不小的交易成本，因此非正式人際網絡便成了重要關鍵。招工網絡是呈現水平分散的狀況，仰賴移工與牛頭的「人際信任」達成聯繫，以社會鑲嵌理論來看，返鄉移工或熟悉地方政治的牛頭人便是透過其文化技能及社會資本，銜接城鄉差距及文化落差，從而獲取移工之間的信任，並建立起招工網絡，累積其身為牛頭的地位與資源。另一方面，「人際信任」及「社會鑲嵌」也幫助仲介業者迴避國家對於仲介執照的管控，並增加跨國合作的彈性（藍佩嘉 2022）。

一般來說，傳統牛頭會在當地招募工作者，並協助辦護照、良民證、打通地

方官僚等等，透過社會鑲嵌約束和仲介公司、工人之間的關係；而相對便宜的網路牛頭也會把自身經驗作為商業資源，宣稱可以動員跨國的人際網絡與社會資本，橋接兩地的資訊與體驗落差，然而，並不會有像傳統牛頭的完整服務，移工必須自行搭車、辦文件，或是與仲介公司聯繫（藍佩嘉 2022）。

缺乏在地人際網絡鑲嵌，網路牛頭跟工人之間的人際信任薄弱，加上數位資訊透明化，移工可以更好的取得聘用資訊，導致移工市場的招工困難且網路牛頭數量暴增，因此抽佣費用無法上升，否則移工可能被其他牛頭搶走。招工網絡的關係更為彈性、流動、市場化，但門檻低、競爭激烈也是牛頭的一大壓力。因此，有些網路牛頭為了保證收入，現在會收取押金或是以陪工人體健、訓練中心等方式，增加雙方的人際信任（藍佩嘉 2022）。

國內找工作的移工近年增加，加上《就業服務法》修法後，移工契約期滿後不需出國一日，新舊工作只要在兩周內銜接，就得以在境內「期滿轉換」為新雇主工作，這兩種前提下導致了移工找工作的時間壓力。疫情之下與網路媒介的進步，境內牛頭快速增加，透過對期滿轉換的移工傳播工作資訊，收取「買工費」，可以說是台越招募網絡的境內彈性重組。遺孤必需付錢給中間人，才能將履歷送給雇主挑選或是雙方接洽，此方式大幅改變招工模式的運作。

另外，「介紹工」是藉由人際網絡招募移工，例如：由來台任職的移工，介紹母國的親友來台。接近傳統牛頭的介紹工立基於「熟人網絡」之上，而國內網路牛頭則立基於「臉書朋友網絡」。我們得知不同移工來台的方式與初使生活還是有些差異，尤其「介紹工」最是明顯，由人際網絡中較為親近的人作為擔保，來到台灣更有人照應，較為緊密的連結我們認為更可以傳授資訊及技能，提供情感上的寄託，甚至在困難時提供較大的協助，因此後續訪談中，我們也會試圖比對不同國家的招工網絡，不論是透過大型仲介公司、傳統牛頭、網絡牛頭，又或是介紹工的方式，對在台社會網絡的影響（藍佩嘉 2022）。

本文獻不足之處為，此研究以仲介為主，未能對越南移工進行大規模的訪談，

尤其是年輕世代移工的特質，因此可能有更多移工的困境無法得知，且社交媒體與網路使用行為也缺乏深入探討。其次，此文分析以越南廠工為主，缺乏越南看護工的仲介費資訊。

(五) 逃跑移工與社會網絡

逃跑移工在我國佔了相當大的比例，而逃跑移工在外籍移工族群內亦有其社會網絡成因以及產生出的獨特社會網絡，武黎全科（2017）對越南逃跑移工的社會網絡有詳細的詮釋：

1. 越南移工的逃逸動機

越南移工之逃跑動機大致可歸納出：一、移工工作量比在地台灣勞工更多，工作環境不佳，且公司對移工的保障機制並不完整。二、仲介費用過高，來台時間有年限，加上工作與加班機會減少，以致仲介費用可能積欠債務外，也無法有所積蓄、改善原生家庭的經濟。後者原因也是他們成為逃逸移工的重要因素（武黎全科 2017）。

2. 越南移工的逃逸網絡

越南移工的逃逸機制網絡大致可分為三大項：同鄉會、來台的外籍新娘、臺灣雇主（武黎全科 2017），以下分項論述之：

(1) 移工間的同鄉網絡

在臺灣開始工作前的職前訓練，移工們對彼此就有初步認識，並於同鄉會與越南同鄉社群網頁交換工作、生活資訊，形成專屬的社會網絡。當有移工欲「逃跑」時，就會透過該網絡得知其他產業的工作狀況，再透過其他同鄉人引薦新雇主。而這些同鄉人中，有許多是合法移工，所得的資源、在台權限較多（如：租賃房屋），合法移工會幫助其他移工逃逸，例如將個人資料提供給逃逸移工給警察檢查，透過同鄉的網絡互助，也能降低受到本無情感與地緣的仲介欺騙。然而網絡中亦有機率出現同鄉人互相欺騙、檢舉與競爭的狀況（武黎全科 2017）。

(2) 移工與外籍配偶間的網絡

許多移工的親友結婚來台，外籍配偶在台灣已有較安穩的生活與資源，對台灣生態也較為了解，可以提供剛到陌生環境的移工許多住宿、打工與心理上的支持。此外，他們也會到越南小吃館用餐而認識不少同鄉的外籍配偶，加上越南的社會文化將助人視為善行，亦加深外籍配偶幫助移工的動機（武黎全科 2017）。

(3) 移工與非法雇主間的網絡

移工於離開前一份工作之前，往往已找好下一份工作，其動機多為希望賺取更多薪資以償還債務、為未來存錢；而台灣勞動市場較勞累的底層工作缺工嚴重，台灣雇主希望尋找薪資成本較低、又不必課稅的非法移工，雇傭間形成互相需求又不能彼此揭露的平衡，雇主也會提供移工住宿地點，甚至接送他們上下班，加上雇主台灣人的身分與關係，移工居所的房東並不會刻意为難他們，縱使知道他們是法外移工也不會檢舉（武黎全科 2017）。

參、研究方法

社會網絡依照形式的不同，亦可分類為工具性（instrumental）及情感性（sentiment）兩種樣態，前者主要為獲取有價值的商品、資訊等管道的方式，如工作資訊等，後者則為行動者基於其情感上的依賴所產生的社會網絡樣態（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按目前開放移工來台之工作有社福類（如：家庭看護工、社福機構工）、製造類、營造業等，而本文主要探討對象為社福類中的看護移工，以及產業移工中的廠工，比較兩者間的社會網絡有何異同，引入前段所提之分類方法，將分析主軸聚焦於兩工種之工具性網絡、情感性網絡與來台後生活形式之比較。

本組在三鶯樹地區隨機尋找受訪者，主要採用便利取樣，並透過人際關係取得仲介的聯絡管道。主要透過質化訪談取得移工的個人資訊、網絡結構、互動模式、社交支援、情感需求、價值觀念等，這對了解社交網絡中的個人動態和互動

過程至關重要，也是量化研究方法較難獲取的資訊，同時訪談具有較高的靈活性，可根據外籍移工的回答進行深入追問與及時調整。另外本組也訪談仲介端的運作與其角度如何看待移工的社會網絡。最終總共訪談 13 名移工，移工主要來自印尼、菲律賓及越南等國、1 名仲介公司之營運部經理、2 間茶行業者及 1 名東南亞連鎖商店店員（受訪者基本資料表詳見附件三），並嘗試於某間餐飲店尋求「非法打工」之移工受訪者，但受到拒絕。

然而，本組於資訊獲取的過程中，受到以下限制而無法取得更為詳細的受訪者資訊：首先，因看護工於受訪時，受照顧者通常會在身旁，受訪者可能因此有疑慮而不敢說出工作上的困境與實際網絡狀況。其次，因外籍移工的時間彈性較低，較難進行所謂的「約訪」，導致訪談時間有限，並同時存在語言上的隔閡，訪談者與受訪者間難以建立信任關係，這可能影響受訪者不願表達或難以表達較為隱匿卻重要的網絡組成。最後，由於本組並未掌握到確切的母體清單，因此於移工訪談上只尋找到看護工與廠工兩類型之受訪者，因此資訊可能受到侷限。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仲介之角色與移工網絡

仲介作為移工進入台灣的重要橋梁，其招工運作模式、偏好將會對移工如何在台灣形成社會網絡有重大影響，故開始分析移工之社會網絡前，本文欲先說明仲介之招工運作，以及運作如何影響移工網絡。

（一）仲介的招工運作與產業偏好

1. 仲介之招工運作

台灣仲介並非直接與外籍移工進行聯繫。在每個國家會有各自的移工原鄉訓練所（等同移工在家鄉的仲介），該場所並非是臺灣仲介經營，但臺灣仲介可能入股，訓練所負責招募當地想至臺灣或其他國家工作的移工，以此「鑲嵌」進當地社會，他們會幫忙培訓、尋才，並配合合作的各國制度訓練移工，與文獻（藍佩嘉 2022）所提及之現象相符。

而臺灣仲介負責了解雇主需求，每間仲介在媒合上大致可分為事業類（即：工廠、養護機構、農務移工）與社福類（家庭移工）兩大類，配合政府開放的產業人力需求，和國外的訓練所相互媒合，媒合成功後再做檔案的對接辦理，將移工引入臺灣，一張合法的臺灣仲介執照可與五間訓練所配合。

2. 招工上之國籍、年紀、性別、文化差異

台灣的雇主他要選哪個國家的人多，就會形成導向，那台灣雇主要選擇哪個國家多就是仲介引導。（仲介）

雇主在挑選移工的國籍與各種條件上會深受仲介引導影響，而仲介會根據移工來台的工作表現決定如何媒合供需雙方。以下分別論述仲介如何選擇看護工與產業移工。

(1) 社福移工：看護工

在台灣外籍看護工的選才上，主要受到國籍、性別影響，有些仲介會受到年紀因素左右。

印尼以看護工為最大宗。覺得跟工作性質有關係，還有印尼市場也是後來比較晚進到台灣的國家市場，那印尼看護工，我自己認為他比較適合的原因跟民族性有關係，印尼人的服從性高、溫吞，老人家很慢，所以我們認為是 OK 的。（仲介）

台灣以印尼為主要看護工的招募對象。這一選擇與看護工的工作性質相關，仲介端認為印尼人的性格溫吞，服從性高且對照顧老人的耐心、適應性較好，加上印尼移工市場相對其他國家較晚引進台灣，因此在台灣看護工市場上，印尼國籍被認為是最合適的選擇。

仲介於受訪時特別提到，看護工較少菲律賓國籍的原因為她們的教育程度相對較高，而常接受到雇主申訴，越南國籍則是逃跑率過高，因此主要還是以印尼國籍為主。

除了國籍外，由於看護工的工作內容與條件特殊，需要協助被照顧者洗澡，若是男性看護工協助女性照顧者，雇主方可能會有疑慮，因此在選擇看護移工時女性佔優勢。且仲介在挑選上會考量移工的年齡、是否結婚有小孩，若已有家庭，在照顧與打理家庭上較有經驗，亦為仲介優先的人才選擇。

(2) 產業移工

不同國家的移工在產業分布上也存在差異。菲律賓的移工普遍擅長英文，也有許多是高學歷者，因此仲介多半將其媒合至電子產業，因他們較能駕馭電子操作相關的工程作業，在電子業的招募上會進行特殊的篩選。而越南移工的工作適應能力較佳，故多半分布於傳統產業。

菲律賓一般的電子廠，因為他們會英文的優勢，傳統產業勞力的就是越南。(仲介)

基於產業移工的工作條件與環境，會需要較大的勞力，因此年紀較輕、且為男性的移工會具有優勢。

2. 台灣仲介與移工原鄉的互利關係——越南訓練所的高額仲介費

台灣的雇主他要選哪個國家的人多，就會形成導向，那台灣雇主要選擇哪個國家多就是仲介引導，我們選越南是利潤最高的。現在講事業類，我們進一個越南的利潤大概有四千塊美金。從國外（抽利潤），國外就是跟外勞收嘛一定，跟訓練所收，但訓練所一定跟外勞收嘛，菲律賓大概只有一萬到兩萬台幣，印尼也差不多這個水準，你是仲介你會推哪一個國家的人？（仲介）

仲介端除了按照過往的移工的工作狀況選才外，亦會受到利益的牽制。移工來台最初接洽的是原鄉訓練所，原鄉訓練所負責媒合台灣仲介與當地移工。而越南訓練所會希望優先錄取越南籍移工而給予台灣仲介較高的費用，雙方形成互利關係。雖然越南移工因此而容易取得至台工作的機會，但同時須向原鄉訓練所承擔更高額的仲介費用，而該部分為台灣對於移工服務費收取政策所無法規範的。

因此，越南籍的移工會有更強烈的動機加班與法外打工，以償還來台工作的仲介成本。這將會使他們串起「法外打工、加班」的社會網絡，彼此互相介紹、比較各間工廠的薪資待遇與加班機會。

3.小結

綜合以上論述，可得知仲介引進移工之偏好上，看護工以印尼女性為主，產業移工則是越南國籍與菲律賓國籍，加上各自的工作性質、招工過程等因素，造就我們在台灣生活圈所看見的移工社會網絡分布。

二、移工的來台動機

社福移工的來台動機多與家庭有關，部分移工們是為了原生家庭中的父母，部分則是已經結婚生子組建了自己的家庭。而由於在家鄉的經濟狀況不佳，他們背負著養家的責任，為了維持家庭的運轉，單靠當地工作賺取的薪水是遠遠不夠的，於是出國工作成了誘人的選擇。受訪者中的一名菲律賓移工 Case D 在被問及為何來台後，就給出了台灣在這其中的優勢：

作為一個工作者，作為一個看護，我們來到台灣都是為了養家，在台灣工作的薪水大概會是菲律賓的三倍。這正是我為什麼會選擇台灣，為了小孩，如果想要賺錢養家的話，那就一定要有錢，而台灣提供薪水的比較高，在照護工作方面。(D1，菲律賓)

而至於為何來到三峽工作，一部分移工是交由仲介安排，並非自己選擇。但也有部分移工則表示是自己選擇了三峽，例如來自印尼的 Case A 之前就是在附近的家庭做看護，因此在換工作後也希望在附近找到新雇主。

之前的工作也在附近，已經習慣啦！(A，印尼)

另外，也有移工說出了三峽的優點所在，坦言三峽的環境是促使他來這裡工作的原因：

因為這裡有比較好看，有來這邊、去那邊，這裡有很多阿公阿嬤在那

邊。(B, 印尼)

移工們的工作規劃也基本與金錢有關，由於社福移工多為家庭看護，食衣住行皆與雇主家共用，日常開銷需求不大，甚至有的雇主會給予零用錢，因此多將薪水全額寄回原鄉。對社福移工來說，他們來台的目的單純是因為家庭需要，因此大部分都不考慮永久居留，而只是把台灣當作工作地點，在賺取足夠的錢後自然會想回到家鄉，或是會等到 12 年最高居留期限到期。

不不不，我們以後會回去，當然不是永遠留在台灣，是因為家裡需要，為了照顧孩子，為了讓小孩子去上學，所以我們才出來工作的，小孩要上大學，而學費越來越貴，所以就需要更多錢，才來台灣工作的。

(D1, 菲律賓)

會回去啦！印尼就是家啦！很想念家，也很久沒回去啦！(A, 印尼)

但受訪者中也有例外，來自印尼的看護移工 Case I 來台已將近二十年，獲得了永久居留證，被問到之後的規畫後就直言來台工作都是為了孩子，必須賺足孩子從讀書一路到結婚所需的錢，目前依舊沒有回國的打算。

想留在這邊，沒有錢，要給小孩學費。小孩上班還是想給他們錢，以後他結婚。(I, 印尼)

產業移工上，大體與社福移工的動機相同，基於原生家庭經濟困難或原鄉工作待遇較差等原因，因此考量到台灣薪資較為優渥且治安良好，而選擇來台打拼。

三、移工角度的招工模式

由於語言障礙和資訊受限，移工多需依靠仲介來擔任溝通的橋樑，替他們媒合在台的工作。工廠及台灣仲介會與當地移工訓練所合作，在人口聚集的城市(如：越南河內)刊登職缺廣告，求職者會自行比較尋求仲介，仲介亦會主動招募。而工作地的選擇也是由移工自己決定的，仲介在這其中只是提供一個協助者的角色：

自己去找(工作地)，先在越南找公司，他再幫我找在台灣的工作，如

果工作不好要換雇主就換啊。(P, 越南)

不過偶有仲介會為了簽約而偽造公司待遇，例如：移工最在乎的加班時間，即便來台後發現工作狀況與事前談妥的待遇不符，少了加班收入也只能默默接受。仲介與移工談攏來台事宜與工作待遇後便會著手處理相關申請，協助移工進行體檢、申辦證件等等程序，而在來台後，會接續負責證件申辦、文件處理與醫療陪同。

對於產業移工來講，在移工訓練所會分配工廠，來台後同工廠也會同宿舍，身為仲介同時也要擔任宿舍管理人，處理移工在台事宜屬於職責範圍。而至於社福移工，由於工作性質的緣故，可能有部分社福移工的仲介只負責處理來台事宜，社福移工需要自行在 FB 社團或是透過人際網絡等其他管道尋找雇主。且社福移工長時與雇主生活在一起，關係緊密，所以許多事宜是由雇主協助處理，在訪談到的個案當中也有受訪者是因此而不太清楚仲介作業。而至於社福移工與雇主建立起的強連帶關係，也會從而成為移工在台網絡的重要一環。

至於仲介費，按照現行的法規制度，仲介收費在移工來台後以階段性方式進行收費，第一年每月需還一千八百元，第二年則是一千七，從第三年開始至與仲介解除合約為止則是一千五。

透過仲介（找到工作），要給他扣錢啊，現在一個月還要扣一千五，剛來台沒跟他（仲介）借錢，有借錢被扣更多。(P, 越南)

另外，隨著網路資訊的流通，促使移工可以更全面比較工作待遇，不過也因此導致移工市場招工困難且網路牛頭暴增。雖說網路牛頭收費便宜，然而未獲取仲介執照，自行擔任仲介皆屬於非法行為。且透過網路牛頭，許多中介相關手續移工需自行處理，體檢程序甚至還須找與之合作的非法醫師、診所。

關於仲介職位的資格，擔任仲介只需中文溝通流暢，此外無其他過於困難的門檻，因此在返鄉後，少部分的移工會利用中文的語言優勢，以及在台工作累積的社會資本，例如：相關行政程序的熟悉、在台工作經驗等等，轉職成家鄉的仲

介。不過訪談中也發現，仲介在移工中普遍不受歡迎，所以多數中文好的移工在返鄉後會仍不考慮擔任仲介。例如在談論到仲介時，Case I 就直接表達出了不滿：

仲介沒有用啦，他只在意我們的錢而已。仲介以前不是說我在這邊上班可以放假，然後他也知道我不愛放假啊，然後我說自己不放假有沒有，我想麻煩你（仲介）跟老闆講他不會幫忙，然後他就不高興了。辦那個護照有沒有，去台北那邊三千塊，我自己辦我老闆幫忙八百塊而已啊。（I，印尼）

移工在台期間若有換工作的需求，需要經由雇主同意才可換至其他工作，並交由仲介負責。但在 Case P 的案例裡，能看出並非每個仲介都會積極幫忙移工轉介，或是願意花時間替移工媒合到適合的雇主。在被問及是否換過仲介時，Case P 就說明了當時的情況：

剛來兩個月，我照顧一個阿嬤板橋的，他罵我一直罵，兩個月我換雇主，仲介他不管，他說啊你去找，後來他帶我去照顧一個阿公，阿公他很大一百八，我跟仲介講，這個阿公這樣我不能顧他，因為他太大了，這個我不能做，仲介就說管你，你自己去找工作，我們不要幫你了。（P，越南）

而因為看護工作性質的緣故，有些仲介只負責來台事宜，不負責找雇主，因此移工要自行上 FB 看護社團尋找職缺。Case P 在被仲介拒絕幫忙後，就是透過臉書尋找到另一位仲介，並且來到下個雇主家工作。他描述：

後來我不知道有一個小姐在松山那裡，在網路（FB）看到我，他找到我，他問你在找工作是嗎？我說你是怎麼知道我的？他說我看到你的 FB，如果你要餉，你來找我，我工作給你。這個小姐是台灣人仲介，現在五年六年了，他說我知道你們這個越南很會忍耐，有很多人都受不了（現在這個被照顧者），可以工作這樣，我知道你很好。（P，越

南)

整體來說，移工的招工機制主要還是透過仲介從中協調，畢竟移工難以直接和國外的雇主洽談，對證件的處理也不甚熟悉，還是得透過仲介來幫他們打點一切。同時雇主在其中也有一定的話語權，能夠決定移工的去留。

四、移工的工作狀況

(一) 社福移工

本研究的社福移工聚焦於家庭看護，工作內容主要為照料雇主家中年齡較長的長輩。移工除了料理被照顧者的飲食、幫忙洗澡等等，還得處理家中的家務事，例如打掃。由於和被照顧者生活在一起，因此沒有明確上下班時間，必須時時關注著被照顧者的狀況與需求，可以說幾乎二十四小時都是上班時間。Case O 就提到過照顧老人病人的辛苦處：

照顧老人病人很苦欸，如果我去工廠白天辛苦，晚上可以休息，但是我們白天辛苦晚上還辛苦，老人病人有問題喔早上晚上都一樣。(P，越南)

也是因為時間上並不彈性，使得移工想休假也得與雇主商量，每位移工的休假頻率也不一樣，有的三到六個月才會休一次，有的則是一個月休兩次。然而，在訪談中發現許多移工會自主放棄休假的機會，主要是避免因假期而減少一天的收入。

因為我不想放假。很喜歡賺錢啊！(G，印尼)

不過，雖然移工有簽署工作上的合約，但部分雇主會要求他們從事合約外的工作，例如透過訪談得知，Case P 照顧的阿嬤之前會幫兒子削電線，但後來阿嬤手不能動之後就變成受訪者在削，兒子可以回收賺兩三萬塊，而原本要給阿嬤的錢只會分一部分給受訪者，大約兩千塊，其餘是阿嬤留著當成受訪者的工資。

從訪談中整理可得知，看護移工的工作內容雖然細項較雜，包含了照料受照

顧者與料理家事等雜事，但看護與看護間的差異並不大，工作同質性高。

（二）產業移工

至於產業移工因為工廠有明確的上下班時間與休假制度，為了增加收入，會盡可能增加工時，而加班管道為其首要選擇的方式，但若無法加班或是加班後依然不滿足於當前收入，移工則會於下班時間另尋打工。然而，現行法規規定，移工除了工作簽證申報的工作外，其他的兼職皆屬違法。警方若盤查到黑工，根據就業服務法的規定，商家未經申請而聘僱外國人將被罰款，且會通告黑工的原雇主，並將其遣送回國。由於同工廠也會同宿舍，有些仲介與雇主為了控管移工行蹤，避免有黑工的狀況，會要求移工報備行跡，甚至設置宿舍門禁。據受訪者所言，常有移工在深夜工作結束，避開宿舍監視器翻牆回去。

常有的黑工像是餐廳員工、臨時工等等，或是在三峽在地也會有幫茶農搬運肥料的短期工，為了避免影響正職的工作表現，移工在時間管理及身體狀況都會進行控制。在蹲田野時，研究者有發現工廠下班後有部分移工會趕著離去，經過訪談也確認他們是為了上下份班；而搬運肥料的短期工會利用正職工作的零碎時間溜出來，反覆幾次搬運肥料。除了自己去找工作外，我們推測移工內部也有找工作的小組織，主要的領人會去找雇主詢問是否需要移工，不過目前訪談尚未有這方面的詳細資料。

（三）小結

就本研究所聚焦的兩種移工來看，工作性質差異導致兩種群體的社會網絡大相逕庭。社福移工因需長時間照料被照護者，導致實體向外擴展交友的機會較少，多半是帶被照護人散步時才能與其他看護交流，不然就是以社群擴展、聯繫交友圈，社會網絡範圍較小，然而卻也因此容易和被照護者一家建立起情同家人的強連帶關係。產業移工上下班時間固定，所以時間運用彈性較大，他們有更多機會透過同事、室友、友人的友人或是打黑工等管道向外擴大社會網絡，建立起更多的弱連結關係。也就是說，移工的工作內容將影響後續網絡形成之構成樣貌。

五、移工之社會網絡比較

「社會資本」是指鑲嵌在社會網絡的資源，會因為網絡的個體組成、結構、位置以及個體目的，影響到內容與可近性。工具性網絡必須透過弱連結以增加資源取得的可近性；情感性網絡則是透過緊密的強連結才能形成。當事件發生時，個體在人際網絡中尋求協助，社會資本才會展現出其資源的力量(顏閩嘉, 2009)。而本文便以工具性及情感性兩種類型，來探討產業移工及社福移工的社會網絡，並加以分析其個別網絡是如何形成，又如何影響到他們可取得的資源。

(一) 工具性網絡

1. 工作

(1) 合法工作

在尋求合法工作上，看護工與廠工並無太大差異，主要都是藉由仲介轉接雇主。但在訪談中，廠工提及透過同鄉引薦雇主的網絡重要性：

如果公司很好很多加班，也會（介紹同鄉來工作）啊，現在沒有加班就不會（介紹）啊，要是公司有加班，可以介紹朋友，還是家人來住。（朋友或家人來會）介紹給老闆，老闆同意他會跟仲介講要拿那個人過來，所以還是要有仲介（E，泰國）

廠工彼此之間會介紹福利較好、加班機會較多的工作，寄回原鄉家庭的費用較自己於工作上的待遇還要為優先考量。根據訪談結果，廠工會積極要求加班機會，賺取底薪以外的收入。相較於非法打工，透過合法管道尋求較佳的工作報酬是屬於低風險做法，也避免被檢舉。

(2) 非法工作

在我們的研究結果中得知，因看護工的工作時間較不彈性、也無明確休息時間，故無法有足夠的時間從事非法工作。相較之下，廠工可於平日下班後或是假日從事第二份工作，然而因第二份工作並非移工申請來台之目的，故為非法工作。連結上文之脈絡，仲介在引進廠工時，多以利潤較高的越南國籍為主，因此越南

移工間的非法打工網絡也會較為發達，因要較他國的移工更努力賺取薪資償還仲介費用。

a. 法外打工的管道

在非法工作上，廠工除了透過主動詢問店家是否有勞力需求、同鄉網絡介紹，在訪談茶坊老闆娘中也可得知，移工在台的人際網絡亦為重要尋找工作的網絡之一，廠工透過在工廠認識的台灣人幫忙詢問工作資訊，本組在訪談時問到建議受訪者去找非法外籍移工的人是誰時，她就表示：

就是我們同樣是茶農，他算是朋友在工地工廠上班，有那個外籍的跟他說想要在外面賺一點錢。(茶坊)

b. 法外移工與非法仲介的網絡源頭

在仲介的訪談中得知，許多非法仲介會透過社交媒體或電話串起聯繫法外移工的工作網絡。

非法仲介多為被淘汰的合法仲介，他們較為熟知仲介生態。此外，也有越南的外籍配偶會透過同鄉與語言的優勢來聚集同國籍的移工，亦為在台逃逸移工多為越南籍的原因，顯現出越南移工群體在台灣有較強的凝聚力，加上越南人的外表與台灣人較為相近，逃跑較不容易被發現。

非法仲介的運作主要仰賴非實名註冊的電話門號，不易被追查。仲介透過金錢與禮品為誘因，與即將離開或已離開台灣的移工合作，利用他們的身分註冊門號，該方式的成本低廉，卻可帶來後續非法工作網絡的龐大利潤，且該方式不需由仲介自行出面，而是透過電話來安排非法工作的安排。

越南移工的逃跑率較高、進而從事法外打工的目的，細究其因，是為了償還辦理來台程序所背負的高額貸款。由於越南移工對於高薪的強烈動機，非法仲介才得以串起網絡。由於台灣對於逃逸移工的罰款與法外打工所取得的效益相比下較低，使得一些移工願意冒險逃跑，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

2. 生活協理

(1) 社福移工

看護工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必須時刻待在被照護者身邊，因此多與雇主同住。移工在生活上遇到的問題，也多半會由雇主協助處理，長久地相處下易與雇主一家關係緊密，上下位階較為模糊。例如訪談者中的 Case D，就說明了和雇主間友好的相處方式，和雇主的關係甚至親近到能稱為家人。

我們會花很多時間相處，就像家人一樣，他們把我們當家人，我們也把他們當家人。我們在這邊所有的日用品都是雇主在負責，包括我的洗髮精、沐浴乳、衣服，甚至是內褲，都雇主負責，因為他人很好，所以全都是免費，我不需要額外的錢去花，就算是我平時去餐廳好了，他們也會給我錢讓我去，所以這些都不會是問題。(D1，菲律賓)

由於移工來台的目的為賺取薪資、給予原鄉經濟支持，因此移工多半會將多數的薪水寄回原鄉，而縮減自己在台的花費。因此日常生活當中，如果需要金錢上的協助，看護工傾向於向雇主求助。許多受訪者皆共同表示，雇主會提供一切生活用品甚至是餐費，可以推測在生活及經濟上，工作所在的家庭會是重要的支持網絡。

我寄（錢）給我媽媽爸爸啦，我一個月拿兩千塊而已，阿嬤會給我錢，小錢，然後我老闆都會買給我。(I，印尼)

在訪談中也發現，在外出時有被照顧者會將財產交給移工管理，例如在 Case I 的採訪中途就遇到了外人推銷的情況，而被照顧者是直接讓移工拿錢出來買下。

此外，同住一個屋簷下，一些瑣碎的問題也能尋求工作家庭協助，例如：如何搭乘交通、認識台灣、中文學習等等的資訊支援，雇主們大多都會提供協助。

(2) 產業移工

工廠所聘僱的外籍移工會有統一集中的宿舍，而產業移工的仲介身為宿舍負

責人，會包辦門禁管理、醫療陪同、證件申辦等等，當移工需要幫忙時，也有仲介端的翻譯老師進行溝通協助。

找仲介啊，什麼事都找仲介，如果自己的事，我自己處理啊，公司的事要找仲介啊，譬如說如果你們跟這邊公司有什麼問題，就是找仲介幫忙。如果我們的事，跟仲介沒有事，沒辦法要麻煩他，如果你生病，他要帶我們去看醫生啊，這樣子啊，如果公司沒有這樣，你要幫別的公司要跟他講啊，要他去幫忙找啊。(E, 泰國)

產業移工與仲介的關係僅止於公事上的往來，在來台初期，公事外的生活技能和資訊支援方面產業移工都是倚賴在台親友及網路資源，或是宿舍生活的同事會予以協助，例如：搭乘交通、認識當地文化、語言學習、必需品採買比價等等。

我們自己學（生活技能），仲介不會幫，仲介就是幫我們，身體不好或是感冒，會去看醫生、去醫院，還有辦居留證，還有幹嘛，其他的不會幫。(E, 泰國)

產業移工相較於社福移工，生活上更需要獨立自理，不過受訪者也表示，公司會承包部分伙食，因此他們會節儉在台開銷，將薪水寄回母國，供家庭所用。

如果我一個月三萬的，我寄回家兩萬七。(三千塊)夠用啊，我們是睡覺是公司的，吃飯是公司的，公司包(O, 越南)

由此可得知，產業移工在生活協理上，關於公事多為仰賴仲介，而生活瑣碎的細項則是依靠同為在台的網絡的支援。

3. 急難協助

(1) 移工

我們也好奇，當移工遇到急難狀況時，移工第一時間會想要找誰協助，這可能透露出在移工的內心中，同鄉親友、雇主、仲介何者較容易使其信任，或者移

工重視何種要素。因此，我們設計了一些假設性問題作為訪談題目。不過，在訪談過程中，從移工的回答及應對上可以得知他們多半未曾設想過遭遇急難的應對措施。不過在訪談者進一步假設的情況下，移工還是傾向於尋求在台親友的協助，而非原鄉家庭的幫忙，主要是為了避免家人擔心，以及原鄉親友也沒有辦法幫忙解決在台困難。

如 Case O 的反應，如果面臨緊急情狀需要協助時，他先是想到要靠自己想辦法，只有在自己沒有辦法的時候，才會找再台灣的同鄉朋友幫忙：今天你很緊急需要一筆錢，然後不是去玩，就是可能你弄壞人的車了然後你要賠錢給他，可能要十萬塊，那你會找誰？你會找誰幫忙？找家裡人啊還是找你在這邊的朋友？還是找老闆？

會自己想辦法（訪員追問）找我朋友，在台灣的越南朋友（O，越南）

(2) 以仲介角度出發討論移工何時求助於仲介

但從仲介視角看，則有不同之看法出現：

隨時（找仲介求助）阿，我們有翻譯老師，不同國籍都不同的翻譯老師，就加 LINE，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我們老師。（被欺負時）原則上都會反映，可是欺負要分，你是被資方欺負，我們要介入處理，你們兩個外勞之間吵架要自己處理。（仲介）

外籍移工主要在工作上有困難時會與仲介端聯繫，其中又與翻譯老師的聯絡最為緊密，基本上，仲介僅會介入移工與雇主的糾紛。而在經濟上有困難時，也會向仲介尋求幫助，如仲介於受訪時拿出移工向他借五千元的訊息。同時也能從仲介的角度得知，外籍移工在面臨經濟上的問題時，可能會透過地下的非法管道應急緩衝。

也會借錢，會跟雇主借錢，會跟我們借錢，甚至現在很常就是他們會

去拿居留證、護照去外面借錢，外面那些利息很高，他又找不到（移工）又找到我們這邊來，我們很常處理這個事。（仲介）

（二）情感性網絡

於工具性網絡我們可得知看護工偏向尋求雇主幫忙，廠工則是仰賴仲介與同為在台工作的同鄉朋友，看護工與廠工有所差異。但情感性網絡上，看護工與廠工都會透過科技物與原鄉親友遠距聯絡，亦為生活上的主要情感支撐，此外，兩者都會與同為到台工作的移工在工作時聊天、交流，但廠工更能於下班與休假時和朋友相約其他地區聚會，較看護工有更為密集的具體聯繫。

1. 與在台同鄉親友的情感互動

（1）社福移工

雖然看護工受限於工作性質與時間，但在帶著被照顧者於住家附近散步時，也能遇上來自同樣母國的其他社福移工，透過相互交談而認識。再來，透過朋友相互介紹、臉書社團尋找，或是在假期時參加同鄉聚會，都在擴增認識的移工群，因此逐漸形成交友圈。

我們（與受訪者 D2）是在這邊遇到的，有時候我們會有臉書的社團，然後上面有很多菲律賓人，我們就可以透過社團去認識到對方，或是說可能只是來這邊的時候，散步然後就遇到彼此，聊天然後就認識了。（D1、D2，菲律賓）

但在和同國籍的移工結交了朋友後，由於自由時間少，他們之間的聯繫也不多，多數狀況是在推受照顧者出門散步時相遇聊天、一起推著輪椅回到各自的社區，偶爾在休假日才會相約出去玩和參加聚會。

我們在台灣的話會去找朋友，就是全部都是菲律賓人的，然後跟他們一起玩，一起聊天，可能再去其他地方，不一定。（D2，菲律賓）

除了同國籍的移工外，移工們的圈子卻也會涵蓋到來自他國的移工，雖然不

一定會像同國籍的朋友那樣出門見面，但也仍會維持聯繫。來自印尼的 Case I，在被問到如何在這裡認識其他移工，就回答：

我們有時候在這邊（北大）就兩個印尼人就講話，說你好，然後我們一起講話，跟菲律賓、跟越南我們都會講話，菲律賓很少啦，越南菲律賓比較喜歡去工廠。有認識菲律賓或越南的，洗腎中心那邊有，很多都在老街那邊或恩主公那邊。（I，印尼）

若是有休假時間，看護工的休閒方式多是聚焦在建立和聯繫交友圈。除了透過科技物來維持在台和原鄉網絡外，他們似乎更傾向於在難得的休假期間出門一趟，例如有移工就說會去桃園逛街，另外一位移工則去過台中和南投。除此之外，有移工就說到，他出門時都會跟其他同籍的移工到火車方便到達的地方聚會，且主要都是家鄉的美食店，或是方便一起野餐的地方。

火車站和原鄉美食店，這兩者多次在不同受訪移工的回答中出現，似乎能確定移工出門聚會的地點都會以這兩項為主。首先地址一定要是交通方便之處，火車站能到達更遠的地方，且收費也較便宜。而原鄉美食店就像將他們串聯起來的樞紐，同時也讓他們不用再顧及雇主一家的口味，而是品嚐家鄉食物，也能提供對思鄉之情宣洩的出口。

（在印尼店）要吃飯啊，要吃東西啊，要買東西啊，因為在那邊有很多東西，印尼的東西，常常去那邊買東西，因為你們吃的跟我們吃的不一樣，我們吃辣椒，我們去那邊買辣椒，買泡麵啊。（C，印尼）

(2) 產業移工

廠工與工廠、宿舍的人們會經由共同生活及工作，建立起深厚的情感連結，在生活及工作中分享日常經驗，同時也會一起從事休閒娛樂，成為對方在異地生活中的支持者。廠工的交友範圍相對較廣，異質性以及廣大的弱連結關係，讓他們不僅限於同國籍的同溫層，多元社會網絡為也豐富了他們的生活體驗。

是工廠（認識）的，（也）有不是工廠的，都有啊。是啊，去玩的時候（互相）幫忙一下，去工作的話（互相）幫忙一下，講話一下就認識，有加 Line 的是朋友了。（O，越南）

我們四點半下班，如果沒有上班，過來這邊打球。（N，越南）

廠工在下班時間或休假日常相約一同外出，進行購物、觀光或是參加各種活動。不同於社福移工受到工作性質的限制，產業移工有更多的休閒娛樂機會，例如拍抖音、玩手遊、打球等，也經常到其他縣市遊玩。

社交媒體和科技工具對產業移工的社交網絡建立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利用社交媒體平台如臉書、LINE 等，與在臺灣的朋友保持聯繫，分享彼此的生活點滴，並透過這些平台進一步擴大在臺灣的社交圈。

2. 與原鄉親友的情感互動

(1) 社福移工

看護工除了在台的同鄉網絡之外，在原鄉的家人還是承擔移工們大多的情感支撐，移工們主要還是會與家人聯繫。有來自越南的移工就提到家人對於在台工作情感支持的重要性：

你看我們一個人來台灣，沒有手機很難過，有時候我們要聊天，打電話給家人啊。一年差不多找他（仲介）一次而已，因為我沒有問題啊，如果別人不會忍耐會找他，但是我會忍耐，要忍耐這樣就會習慣，忍耐就打給家人。（P，越南）

家庭是移工們來台的原因和目的，同時也是他們心中時刻掛念的存在。雖然有些移工和雇主的關係親密到能以家人互稱，雇主和仲介在日常生活、經濟上給與移工許多協助，但血緣上的連結還是遠勝於由工作所建立起的關係，當移工需要情感上的幫助時，多半還是會選擇更能理解他們、更相互思念的原鄉家人。

(2) 產業移工

廠工與原鄉親友之間也很密切，但相較於看護工，他們在台與同鄉的具體聯繫會較密切，主要原因在於他們在臺灣的生活較為自主，擁有較多的休閒時間能一起在臺灣活動，與原鄉的親友之間的聯繫比較起看護工會較少。

現在是付給媽媽爸爸孩子，每天都跟他們聊天講話（O，越南）

雖然產業移工的工作環境可能相對自由，但在原鄉親友方面，仍然可感受到他們對家人的思念。在訪談 Case O 時，一提到孩子他的表情馬上變得很開心，由此可見與原鄉家庭親友頻繁聯繫就是他們工作的動力。與看護工類似，產業移工也可能透過科技物，如手機或社交媒體與原鄉的親友保持聯繫。這種跨國界的溝通方式讓他們能夠分享生活點滴、傳達心情，同時也感受到家人的支持。

在需要情感上的幫助時，產業移工傾向於與原鄉的親友分享。即便與同事形成了緊密的人際關係，血緣上的連結仍然是他們心靈寄託的重要依靠。原鄉的親友通常更能理解他們的文化和背景，成為他們在異地生活中的心靈支柱。

3.與雇主的情感互動

(1) 社福移工

由於看護工與雇主一家朝夕相處，且在生活、經濟等層面都接受著雇主的協助，因此培養出了近似家人的情感。但移工和被照顧者的關係，則較複雜一些。由於被照顧者多為老人，且幾乎都身患疾病，在年齡、認知、語言等多重因素的差距下，讓部分移工難以和被照顧者保持良好且緊密的關係，且會受限於上對下的位階關係中，在不禮貌的對待中只能選擇隱忍。例如採訪個案的 Case P，被問及和被照顧者的相處方式時，就直言：

他晚上會打人，他說我不一樣他們的人，我是外勞是越南的。我跟仲介很多次講，我照片錄好給他們看。現在還好，兩年了就習慣，因為我說這個老闆他好，我要忍耐。（P，越南）

而被問及遇到這些問題，會不會想要找人反應，Case P 卻解釋因為雇主對

她很好，因此雖然覺得辛苦還是會選擇忍耐，再度證明和雇主關係的緊密度：

因為有時候餵，有時候我感覺不可以做餵，有時候真的很多問題，可是我感覺這個，老闆他很好，可是我有時候很想去找別的工作，我跟老闆娘說我真的很累，我一直忍耐，老闆娘說如果我沒有顧阿嬤，我們只能讓阿嬤住安養院，他說如果我沒有顧他也沒有人顧啊。(P, 越南)

不過，在當中也能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們，和被照顧者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來自印尼的 Case B，在採訪回答當中就提及了自己會在阿嬤吃過早餐後和她一起打牌。而除了言語上的回答外，由於移工多是在工作途中接受採訪，過程中被照顧者基本上會待在一旁，因此能夠更直觀地觀察移工和被照顧者的互動，例如有時移工在對談中，會自然地將手搭到被照顧者的肩上，或是被照顧者也會加入採訪一同回答問題。雖然訪談時間不長，但在這平均不過幾十分鐘的交談中，也能看出移工和被照顧者之間良好的感情。推測這有可能是因為，願意在工作時間，並且被照顧者就在身旁的情況下接受採訪的移工，多半都與被照顧者的關係不差。

(2) 產業移工

產業移工與雇主的關係主要以工作為主，呈現出一定的職業性質。儘管在工作環境中有一些互動，但主要都是基於工作需求，缺乏情感連結。相對於社福移工與被照顧者之間可能形成家人的感情，產業移工與雇主的互動偏向工作性質。絕大多數產業移工由於公司的規模關係，能夠接觸老闆的機會非常少，甚至是沒有。

在情感層面上，產業移工與雇主的關係相對疏遠。雖然有些雇主可能在工作上提供一些禮遇，但整體而言，他們的互動主要集中在工作場合，或者聚餐時客套的噓寒問暖，缺乏建立深厚情感聯繫。這使得產業移工與雇主之間的情感聯繫相對有限。

六、科技物對移工網絡的影響

(一) 對移工的影響

1989年，台灣首次引入外籍移工填補台灣的勞動力，在開放初期，通訊軟體仍不發達，若移工想要與原鄉聯絡必須透過國際電話，費用不容小覷，以致移工難以與原鄉保持緊密聯繫。

但隨著科技網路的發展，科技物使移工能與原鄉保持聯繫，也能透過通訊軟體結交朋友、聯絡朋友，作為情感性網絡的聯絡載體。例如 Case I 就提到會和認識的移工用 Line 聊天，對話內容也基本與被照顧者有關。

對，用 FB（跟姐姐聯絡），會聊天。聊阿公阿嬤拉，都說阿嬤安納安納安餒啦，我跟朋友都會一起講（被照顧者的）故事，在洗腎中心也有印尼人，我們就會說阿嬤怎樣怎樣，阿公晚上沒有睡。（I，印尼）

以往，社福移工能夠接觸到的人群十分狹隘，基本只有朝夕相處的雇主一家、出門時實際遇到的人群，或是仲介端。而科技物的興起卻擴大了移工的社交圈，朋友增加的同時，也獲得了能夠從工作中短暫抽離的出口，在網上互相分享心情、討論照顧的經歷等等。

後來我不知道有一個小姐在松山那裡，在網路（FB）看到我，他找到我，他問你在找工作是嗎？我說你是怎麼知道我的？他說我看到你的 FB，（P，越南）

此外，臉書社團（科技物）亦為串聯起移工與雇主的重要橋梁，活絡移工之工具性網絡。

(二) 仲介

仲介端則提到，除了上述移工與原鄉間的聯繫可以變緊密外，也可能產生分辨資訊真偽之困難：

假資訊會很多，我們最常碰到外勞打來跟我們講他要辦中階移工．．．
我現在跟他們說如果要辦中階，你的薪水是沒辦法達到繳稅門檻，辦等於白辦，他不要聽，他就認為我五年就能拿到，所以就在吵這件事。(仲介)

在資訊可以快速流通的生活中，移工可以藉此得知更多權利的爭取方式，但同時也更難判斷資訊的真假，這可能導致移工與仲介雙方產生摩擦、彼此間不信任。

伍、結論與討論

本文聚焦於外籍移工中的看護移工與產業移工，並分析其工具性與情感性網絡的特性。本研究訪談的移工來台的網絡起源皆為仲介，發現來自越南的外籍移工，因越南端仲介希望移工能優先被錄取而使仲介費用特別高，這也讓越南籍移工有較活絡的非法打工網絡。且會因為台灣仲介的選才偏好，影響移工從事的工作行業。

在工具性網絡上，過往研究中，移工間的同鄉網絡會給予彼此工作、生活的資訊(武黎全科，2021)本研究亦有類似的發現，然而，更進一步將工具性網絡分為三面向探討時，可得知移工並非僅是完全仰賴同鄉網絡，且看護工與產業移工的網絡分布有所不同。在工具性網絡的尋找工作面向上，移工的工作型態區分為合法以及非法兩類，合法的工作主要會由仲介進行轉介，而非法的工作透過一些被淘汰的仲介、在地的外籍新娘、在台人脈以及移工主動問詢等管道找尋，在找尋工作的過程中社群在溝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生活協理上，除了尋求仲介協助，看護工會向被照護者與雇主尋求幫助，與陳敏郎、邱政元(2009)的研究可相呼應，產業移工則較為仰賴在台工作的親友、同事；於急難救助上，本文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移工並不會針對未到來的緊急事件進行設想，倘若真的面對時，會傾向由自己想方設法解決，若無法解決，才會尋求在台同鄉的協助。

情感性網絡上，移工如何在台與他人建立情感連結，本文歸納有三個方式。首先是看護工的照護家庭，因社福移工的工作特色會長時間與照顧者待在一起，久而久之便會建立起情感連結，大部分的移工與現任雇主的互動關係十分良好；其次是同鄉或同產業卻未同鄉之移工。看護工因多半在住家環境周遭活動，因此常與同為居家看護的移工認識，兩人不一定為相同國籍，卻能在照顧受照顧者時互相交流而互解鄉愁。產業移工因有固定的上下班與休假時間而能出遊，從事休閒活動的移工中，未如文獻中述，以上網娛樂、聆聽音樂和逛街購物為主（黃彩箴，2020），而是較傾向與在家鄉的親人聯絡，或是與在台的同鄉親朋好友結伴出遊。移工會受到工作環境而影響休閒活動的選擇（蔡富任、張少熙，2019）；最後一個管道是透過網路建立連結，網路所建立起的連結，是突破國籍的限制的，在FB等社群上，不同國家的移工會透過網路保持聯繫，移工們透過手機促成了他們的社區組成（Thompson，2009）；最後，除了在台所建立的情感連結外，移工對自己的家鄉的情感依賴也是很深的，不論是家鄉的朋友、親人，透過網路皆能夠時時更新自己的近況，與家鄉保持一定的聯繫。

最後，本組彙整出以下表格，將前述所有廠工與看護工之一同進行比較：

表 1 廠工與看護工社會網絡比較表

	廠工	看護工	是否相同
工作性質影響	擴大網絡的機會多	擴大網絡的機會少	否
社會網絡範圍	大	小	否
工具性網絡	仲介/在台親友	僱主一家/仲介	否
情感性網絡	原鄉親友/在台親友	原鄉親友/僱主	否
科技物影響	找工作/擴大社交圈/ 與親友聯繫	找工作/擴大社交圈/與 親友聯繫	類似

陸、參考文獻

Gochenour, P. H. (2006) 'Distributed communities and nodal subjects', *New Media and*

- Society, 8 (1), 33–51.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 Granovetter, M. ,1995 *Getting a Job: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wang Mook Choi, Chang Seek Lee and Yeoun Kyoung Hwang, 2015,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among Self-efficacy, Social Networks, Adaptation to Korean Society and Hope among Foreign Workers” *Indian 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8: 488-493.
- Knoke, D., & Kuklinski, J. H. (1982). *Network Analysis*.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8). SAGE Publishing.
- Stephen P. Borgatti and Daniel S. Halgin, 2021, “On J. Clyde Mitchell’s “The Concept and Use of Social Networks.” *Personal Networks: Classic Readings and New Directions in Ego-centric Analysis* 98-111
- Tilly, C. (2005) *Trust and ru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ric C. Thompson, 2009, “Mobile phones, communities and social networks among foreign workers in Singapore.” *Global Networks* 9(3):359 – 380
- Bo-Xiang Hsu and Yi-Min Chen, 2021, “Why university matters: the impact of university resources on foreign workers’ human and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17, pages45–61
- 林昭儀，2012，〈從社會網絡概念和時空移動探討外籍家務勞工〉。《北市教大社教學報》11：259-280。
- 王光旭，2015，〈社會網絡分析在公共行政領域研究的應用〉。《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4：67-134。
- 翁康蓉、陳雅琪，2013，〈移工家庭與工作之生存策略分析：在臺菲律賓女性移工的故事〉。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社會科學學報》20：29-60

鄭百騰，2019。《當「移工」不再「只是移工」：異地勞動者在臺灣工作場域之外的社會生活與主體性》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碩士論文。

張清翔，2018，《外籍勞工對休閒娛樂需求之研究—以民雄頭橋工業區為例》。嘉義縣：南華大學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黃彩菘，2020，《外籍移工休閒需求及休閒消費行為之研究：以高屏地區越南籍移工為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阮氏海燕，2017，《移工跨文化適應與社群媒體使用——以在台越南移工臉書使用為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顏閩嘉，2009，〈以社會網絡觀點探討居家外籍監護工之健康求助行為〉，桃園：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藍佩嘉，2022，〈越南牛頭與台灣仲介：跨國招工網絡的彈性重組〉。《台灣社會學年刊》43:1-50。

顧玉玲，2010，《自由的條件：從越傭殺人案看臺灣家務移工的處境》。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武黎全科，2017，〈東藏西躲的漂泊生活—越南籍勞工在臺灣的「逃逸機制」〉。《東亞研究》48(2)：91-126。

陳敏郎、邱政元，2009，〈在台外籍勞工的醫療可近性及其就醫行為之研究—以台灣中部中小型製造業工廠的泰籍勞工為例〉。《弘光學報》55：97-110。

蔡富任、張少熙，2019，〈外籍家庭看護工在臺工作概況、休閒參與及休閒阻礙之初探〉。《休閒與社會研究》19：77-86。

柒、相關附件

一、訪綱——移工版本

(一) 基本資料

1. 請問你的國籍是？
2. 為什麼想要來台灣工作呢？是有什麼契機讓你來到台灣？

(二) 工作內容

1. 請問你平常工作時大約會有什麼工作事項？請問你實際工作狀況與原本契約所列舉的工作事項有差異嗎？一週工作時數大約是多少呢？
2. 請問你平時的工作地點大約會有那些地方？工作環境如何？
3. 請問一個月的薪資大約是台幣多少？（或是時薪）
4. 請問你對於被照護者的印象是？平時工作會跟被照護者做什麼？
5. 請問你對雇主的印象如何？可以描述下與雇主的互動嗎？和其餘家庭成員是互動狀況如何？
6. 請問你在目前或來台後有曾經遇到什麼不好的經驗嗎？

(三) 生活和社交圈

1. 請問你在家鄉平時的空閒時間都會做些什麼？
2. 請問來台後平時的空閒時間會拿來做什麼休閒娛樂？
3. 請問你在台灣有自己的社交圈嗎？大多數的時候你們會做什麼呢？
（討論移工的朋友和社交互動）
4. 你的朋友是誰？你是如何認識這些朋友的？有沒有跨族群的朋友？
（了解移工的社交習慣和朋友圈子）
5. 什麼時候會找同族群的朋友？什麼樣的狀況會找跨族群的朋友互動？
6. 這個工作環境是自己選的嗎？如果是自己選的為什麼想選擇這裡？
7. 請問你對三峽有什麼看法呢？三峽對你來說的意義是什麼？在三峽的

環境下工作有讓你感到開心嗎？那你對於家鄉又有什麼看法呢？家鄉帶給你的意義又是什麼？

(四) 網絡

1. 資源面向

- (1) 需用錢時，會傾向找誰借？
- (2) 需要借用物品時，會傾向找誰借？

(仲介／雇主／朋友等)

2. 資訊

- (1) 需要辦簽證時，會自己去還是找別人一起去？他們是誰？
- (2) 有打零工的機會嗎？這些機會是透過誰知道的？
- (3) 台灣的休閒／娛樂相關資訊是透過誰知道的？
- (4) 法規資訊／勞工權益等資訊有嗎？怎麼知道的？

(仲介／雇主／朋友／家人／原鄉等)

3. 情感支持

- (1) 會跟原鄉／在台的朋友聯絡嗎？頻率如何？都是聊些什麼？
- (2) 會抱怨在台灣的工作狀況嗎？
- (3) 有傷心難過的時候會找哪些朋友？
- (4) 出去玩的時候會跟誰一起出去玩？

4. 互動方式

- (1) 跟朋友／雇主／仲介等的互動方式是面對面還是使用電腦手機？
- (2) 什麼樣的情況會傾向面對面？
- (3) 什麼樣的狀況會使用電腦手機？
- (4) 用電腦手機時都在做些什麼？
- (5) 各軟體的使用樣態

二、訪綱——仲介版本

1. 仲介是如何聯繫起工作機會與移工的？（請問你們怎麼介紹，假設我想請一個外勞你會怎麼處理、流程如何（看護跟廠工））
2. 移工在什麼時候會尋求仲介幫助？會尋求哪些幫助？（日常、經濟上、工作上、心理上等等）
3. 移工的工作轉介是如何進行？是移工向仲介提出申請換工作嗎？還是仲介隨機安排？
4. 有遇過「逃跑」的移工嗎？狀況是如何？
5. 如何讓移工不逃跑？（產業、看護）
6. 知道非法仲介與非法移工間所牽起的網絡嗎？
7. 仲介收費？
8. 科技業的移工？
9. 移工會選擇行業嗎？
10. 移工的年紀形成的網絡有脈絡差別
11. 逃跑移工的介紹人脈源頭
12. 不同國籍的移工是否會給予不同待遇或工作介紹？
13. 根據您的工作經驗觀察，科技物對移工有何影響？

三、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表

表 2 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表

編號	受訪者代碼	職業性質	國籍
1	A	看護移工	印尼
2	B	看護移工	印尼
3	C	看護移工	印尼
4	D	看護移工	菲律賓
5	E	產業移工	越南
6	F	看護移工	印尼
7	G	看護移工	印尼
8	H	外配/產業移工	越南
9	I	看護移工	印尼
10	J	茶坊業者	台灣
11	K	茶坊業者	台灣
12	L	看護業者	印尼
13	M	東南亞連鎖商店店員	台灣
14	N	產業移工	越南
15	O	產業移工	越南
16	P	看護移工	越南
17	—	仲介	台灣